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楊慎曰滑稽者  
轉注之器也  
漏卮之類也  
人之言語捷給  
應對不窮也  
按六書轉注亦  
取應物不窮之  
義

劉辰翁曰滑稽  
者主鄙義乃直  
從六經而語  
來此即太史公  
之滑稽也  
董仲舒曰滑稽而  
引六藝語文意  
又不相屬恐有  
誤

按談言微中  
二句極為滑  
稽要領甚大  
史公思得伏  
者而不得見  
故第及於大  
耶不然何於  
便給者而有

索隱曰滑稽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  
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  
滑稽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  
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  
甕蓋曰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  
讀如字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謔滑稽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  
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  
微中亦以解其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紛亂故治一也天道句亦滑稽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

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

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鬼反贅壻女  
餘刺也之夫也比於子如人流贅是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欲叙威王之崩治先以淫樂起案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  
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侵國且居在於是且暮左右莫敢

取也  
揚慎曰喜鷹者  
自恃其明與智  
也故其人也速  
于海說不然者  
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伍  
舉諷讓莊王  
亦同此語  
按作三良看  
初以木鳥喻  
以朝諸縣令  
數而結之中  
以獲田喻以  
益黃金數句  
結之終以飲  
酒喻以罷長  
夜之飲二句  
結之總見談  
言微中可以  
解紛焉意思

弗地曰次酒醉  
千年以來獨也

董份曰數者亦  
甚得情

楊慎曰東坡云  
淳于髡言一斗  
亦醉一石亦醉  
至於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幾于

諫淳于髡說之曰噤曰國中有大鳥出戶之庭三年不飛又不  
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  
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  
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  
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也冠  
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  
語亦作冠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卒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穰田者  
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  
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甌窶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  
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穰  
疑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甌窶也司馬彪曰  
籠也甌窶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甌窶也汗邪滿車汗邪下地  
田也○索隱曰卽下田之中有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  
薪可滿車○正義曰汗音烏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

壁千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  
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夫威王大說置酒後宮為髡賜之酒問曰  
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  
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  
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  
若親有嚴客髮希講鞞徐廣曰希收禡哀也哀衿也講臂捍  
也音溝鞞曲也臆音其紀反又與惡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希  
音卷紀免反謂收衿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  
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  
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  
直視也丑眙反音丑上一反前有樽俎後有遺簪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上醉矣則此為樂亦甚  
八斗而醉一石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上醉矣則此為樂亦甚飲可

勸美而何諷之  
有以吾觀之蓋  
有微意以多方  
之無常知飲酒  
之非我觀鏡識  
妄而不生之嗜  
亦以寒矣是以  
托于放蕩之言  
而能已荒至長  
夜之飲世未有  
窺其趣者  
董份曰見樂極  
則飲過過則必  
傷傷故悲故以  
為記也  
按史通云優  
孟在春秋楚  
莊王時齊  
威王時史謂  
後百餘年誤  
矣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長八尺多辯  
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葦屋之  
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  
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  
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

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棟楓  
豫章為題湊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類縣皮發田卒為穿墻  
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  
辯說者之詞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太王賤  
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椁索隱曰自皇覽以銅歷為棺索隱曰  
高齊以薑棗於其腹中腐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  
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自皇覽云火送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夕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  
人也善得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  
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  
叔敖之子也父王死年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若無遠有

也參醉日暮酒闌合樽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  
燭滅主人留影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  
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  
髡為諸侯主客正義曰今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  
有優孟

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棟楓  
豫章為題湊故曰題湊正義曰梗類縣皮發田卒為穿墻  
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  
辯說者之詞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太王賤  
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  
大王六畜葬之以壟竈為椁索隱曰自皇覽以銅歷為棺索隱曰  
高齊以薑棗於其腹中腐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  
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自皇覽云火送於  
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夕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  
人也善得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  
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  
叔敖之子也父王死年屬我貧困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若無遠有

不可為廉吏而  
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

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窮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吏不受錢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此此傳所書遂寔劉知幾曰孫叔敖之友時曰已久豈有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

余有丁日優孟似教即今優人數演狀貌令酷類叔敖與以感動莊王或世王為醜而孟因得

以諷諫至謂真欲以為相及寤與婦計之言皆涉于妄

王九思曰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為窮家所奪即此類也

余有丁日據曰氏春秋則史自別傳未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天苑園一段欲漆其城一段按歸善為笑言句下大

道二句上又即篇首談言微中二句意也特換文耳

贈徐中行日齊宜王好為獸魚驚野于日王之所以處為獸魚驚無不得其所

所之索隱巨案謂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自遠有所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作者也

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主華屋之下歲餘像孫叔敖

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

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

霸今成其子無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

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外家室富又忍受賦枉法為安效觸大罪身外而

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

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

日在固始○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

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都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房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十世而收唯寢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一百

餘年秦有優旃優旃者秦倡俳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陛楯郎郎曰

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

倉正義曰今岐州雍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

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善主上雖無言臣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利費然佳哉漆城



生之對何獨不  
然魏文侯端冕  
听古樂則唯恐  
不能辨而用之  
則不知後帝之  
情蓋如是雖然  
規諫之意情帝  
不能辨而用之  
耳  
楊慎曰謂讀  
其止處而書記  
如字以紀之  
今之書程起止  
也

某地日方朔家  
意

許應元日以時  
立論甚得之  
按揚雄解嘲  
班固實感昔  
祖此

博觀外家之語隱日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 朔初

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

徵官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

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

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

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

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

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

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今朔在事無為是

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待謁者常持節

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

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

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 避世金馬門官

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官

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

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 曰蘇秦張儀一

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

以為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

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向有遺

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

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卒為士此一篇奇 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

者亡故說聽行逐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大夫長策矣非然也

茅坤曰方朔立身處

按東方朔修身之言以亦聞道其徒為寵榮計耳所以卒流于滑稽  
光耀曰滑稽言口給便利應若若流也下以厥語為滑稽今捕其二以補傳言又即位

探策得群臣失色裴成公進曰臣聞天得下以清地得下以厚侯王得下以為天下之真系高祖問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休至理為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玉景文曰臣以為裴論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名于悔愉悅懼崔光名祖曰我鬼名象皆有心中卿見名象皆有乃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周武

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海之外以為  
應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  
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  
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矣方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  
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  
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賢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尙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  
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  
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  
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  
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岷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  
察接輿策同范蠡患今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以徒

固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

宮後閣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

楯之下有其狀以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

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

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

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

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者也遠方

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

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

方生錢財其多至老朔沮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又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

讒言帝曰今顧不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何朔果病歿傳



自強其善屬

梁王蕭嗣歸拜

因起謝曰陛下

既親撫五

絃臣敢不率

同百獸此雖

取捷供奉詔

不妨雅致故

錄之以附滑

稽

茅地曰方朔終

以正義自完

柯維騷曰按東

方朔事詳漢書

雖雜談然其

諫士林死諫內

董偃置酒宜室

及述孝文恭儉

以諷帝後有汲

長孺之直焉夏

侯謀置贊之曰

出不休顯人不

憂威雄節逆倫

高氣蓋世可謂

拔乎其萃者氏

誤以滑和目之

揚雄班固於朔

亦云何哉

茅坤曰漢書

而工甚

余有下曰按東

郭本名譽乘而

東郭先生則人

稱之者

備黃洪範曰東

郭先生與王先

生事類相類宜

言卷五

言卷五

言卷五

言卷五

曰鳥之將死其言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云密乘封為長平

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

金千斤將軍出高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

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密乘將軍止

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主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

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主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

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

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主夫人之親壽主夫人以聞武帝

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

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

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復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

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緡

徐廣曰音瓜音螺青緡出高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此祖

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

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

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焦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

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

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

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

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

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

皆略同而事異必相涉亂也出言非道其鵠徒揭空籠

便也

按此淳于髡

按此淳于髡

事誤入于此  
光緒曰此者  
以孫補得所  
朱備非誤入  
附錄

○置北石湖石之  
大者曰神運石  
尾僅能勝數千  
至上大喜置良  
嶽萬崑山俞後  
臣為籍江仙詞  
以高字為韻末  
句云鬼氣萬丈  
與天高物輕人  
意重千里送驚  
毛又合賦陳朝  
槍以陳字為韻  
槍亦高五六丈

圍九尺余枝覆  
地幾百步詞末  
云接來猶自憶  
梁陳江南無好  
物聊贈一枝春  
上卷之不怒也  
內侍梁師成位  
兩府甚厚適以  
文學自命尤自  
矜為詩因進詩  
上稱善願謂後  
臣曰汝可為好  
詞以味師成詩  
句之美且余無  
詩字韻後臣口  
占未云欲知對  
苦為新詩吟安  
一箇字然斷數  
筆影上大突後  
臣小亦亦是滑  
齋之雄子瞻若  
在當為絕倒不  
王維稱曰王先  
生有益於太守  
因益于已身此  
求與復初心也  
按此當動入

造詐成辭往見林生曰齊生使臣來詠鵠於水上不忍鵠  
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  
王以鳥獸之故公王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  
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  
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故厚  
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頭行在所武帝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龍遂非武帝時此諸先生  
許之諸府掾功曹曰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  
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  
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  
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遂語戶郎  
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北海正義曰青州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  
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  
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  
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  
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  
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  
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  
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  
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為  
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  
為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馬氏名夷以故貧

按此當動入

董份曰西門豹  
賢令也徒以  
時權詭而遂列  
之滑稽未嘗  
卻實曰先是數  
年秦以君嬖妻  
河蓋與俗之漸  
久矣此政父老  
所苦者巫不殺  
則妖不止然傷  
不若之以教乎  
孟子論齊有所  
謂道者豹益近  
之吾獨登其術  
之勝耳不然則  
何媿於陳于九  
之止前雍也十  
九仁術也弟術  
而未亡

董份曰娶婦本  
神事之事故按  
巫亦以神奇用  
之  
又曰大巫極諸  
弟子及三老等  
以事婦投死者  
不可勝計今悉  
祭死亦未足快  
且不能震誠惡  
俗故乘其時而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其錢得數  
百萬用其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  
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媵取洗沐  
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帝厚繒也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  
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冷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  
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之以故多持  
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  
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  
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幸來亭三老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  
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千入其

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  
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  
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媵為  
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媵投  
之河中有頃曰巫媵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  
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媵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  
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正義曰簪筆謂五寸挿在冠前為筆言挿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石凡十二片樹在處上擊手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  
豹顧曰巫媵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  
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

授之民乃驚恐  
雖行詔而正者  
也

又曰但廷掾  
長老乃備釋留  
尚求盡法耳

黃帝曰褚先生  
序事每學太史  
公欲恣肆而元

法故多失之于  
繁瑣而此序西  
門豹投巫蠱等

事時如見蓋  
自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  
若徒死巫蠱不

洩水委方有河  
患豈獨之說益

行矣豈謂者不  
獨灌田所以洩

水去患除害破  
惑也此豹政本

何孟春曰豹以  
殺正殺其法屬

甚仁人君子獨  
無善化之術可

以此者乎而至  
不教之虐矣

余有丁曰按漢  
書朔傳前有則  
覆談諸等語今

褚先生所載者  
絕無安河與孟

稱此而東郭先  
生之自衛將軍

王先生之語北  
海太守西門豹

之投巫蠱誠所  
謂便討表賢賢

大夫也何嘗滑  
稽又何得以滑

稽傳耶

黃帝曰太史公  
傳滑稽者二人

皆伎工優戲耳  
西門豹古之良

吏東方朔亦漢  
之名臣褚氏何

諾且留待之須由須更豹曰廷掾起  
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

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一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

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

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日今吾為

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西也以百

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

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

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各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

前史起灌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

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今

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一渠經

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一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

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二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

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

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

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

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

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

而不忍欺君任祭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

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

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  
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  
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  
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無安仁者性善者  
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  
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  
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  
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惡義豈不欺與以威察成  
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懸處○索隱曰案  
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  
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  
欺之子賤為政清靜唯彈琴二十年不問民而化是久逮斯故  
不忍欺之豹以化御俗故人不欺也其德優劣鍾繇之

取而附之優戲  
之列何哉

評實為  
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鳴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  
索絕趙國與師楚優拒相寢兵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一百廿六卷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自殺黑龍於  
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  
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  
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  
名卜筮日者以墨所以卜  
筮占候時且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  
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下者太上之起由漢興而有隱

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  
漢自文帝上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王者楚人也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王見列仙  
傳上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

正義曰漢官五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  
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辨疑淺深亦豈指生所能按曰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領日者傳一過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董份曰漢興而有言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主也揚慎曰司馬季王所稱非並老莊之上也按季王蓋以十隱者柯維峻曰司馬季王傳文雖可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謂第賦體非傳  
體也蓋沉淪隱  
遯不得志於時  
者之言亦未必  
出褚小孫也

楊慎曰天新雨  
道少入六字其  
有趣

余有子曰者此  
公句略狀光景  
增趙恒曰日者  
傳傳司馬季主  
也大史公發論  
自明不曰司馬  
季主列傳而曰  
日者列傳者李  
主特以日者傳  
也亦猶傳郭解  
不曰郭解而曰  
游俠傳傳郭解  
等不曰郭解而  
曰刺客也

按此借日者  
以譏傳官厚  
祿而不忠不  
才妨賢竊位  
直道者其為  
豈能如日者  
之隱居下位  
不求寵榮而  
有禮有德哉  
篇中反覆極  
論雖其意激  
之詞而亦足  
以風世之貪  
行其祿者

按多言誇嚴  
五句即申上  
言不信二句  
意總以軍法  
結之使掃除  
設坐一節及  
應此

按自賢之行  
也至累辱而  
不愧也是自  
道高賢為下  
文軍法正案

楊慎曰疵穢皆  
有意  
按自公所謂  
賢者至公等

已見三丈九卿朝二大夫皆既知矣試之下數中以觀索隱曰上

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與數  
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  
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

於上肆中天新雨道少入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

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

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

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

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

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  
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為敬  
曰吾望先生之狀

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  
索隱曰音  
烏故反  
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

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汗夫上筮者世  
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止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  
自矜誇而莊嚴  
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  
以得人情也

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  
汗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

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二諫不聽則退其譽

久也不望其報惡入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  
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賢不敬也見人有

污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  
也今公所謂賢者皆身為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貫穢穢而言

曰穢音穢穢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趨猶足恭也相引之勢相道以利比周實上索廣曰客旅謂之

是也極狀其  
甲子緊應上  
文  
王維復曰語雖  
波謾然曲盡  
官情矣

顧說曰士之不  
才如奉主所託  
者信有之然非  
士人主孰與  
天下耶但昏王  
亂朝不才專用  
耳今痛斥以專  
用日者可乎

余有下曰按此  
指世情甚切  
切而諍諫下  
未幾

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儼專以官為威以法  
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  
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王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  
見德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  
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  
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宋伐者也何以為高  
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  
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索隱曰音釋也  
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  
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  
鳳皇翔乎闌止苦蕒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  
公等是也迹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

於仁義公策定卦按式正其徐廣曰式音拭也旋轉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  
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其者筮之狀正其筮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  
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  
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  
故云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  
勾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  
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  
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外或  
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  
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  
利大而謝少老子曰谷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子由無飢寒之

楊慎曰不自知其為龍象天其所不足為首解脫計

余有下日按此切當談主之情

劉辰翁曰道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味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如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少為後浪游獨食又不與庶民之良者此願乃策計利害首逞得計及訖士大夫之不肯而宋忠賈誼及屈子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也念心亦按說文云精齋則問下也即詩握粟出下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體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

患外無劫奪之憂居正而敬居下不為害若此之道也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上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亡公責上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失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驎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晉人患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

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言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

僅能自止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

勢失身且有日矣夫上而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駟索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為今王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上精米所以享神

為今王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太冠地屨也此

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

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未有以用也

宋忠使劬奴不至徐廣曰遺抵罪而賈誼

曰曾未有以用也

宋忠使劬奴不至

遺抵罪而賈誼

曰曾未有以用也

宋忠使劬奴不至

遺抵罪而賈誼

曰曾未有以用也

宋忠使劬奴不至

遺抵罪而賈誼



將涉浩漫亦  
微然如備策貨  
殖游俠等傳其  
論議亦有出入  
而文則絕高矣  
日者傳汪洋自  
肆然其開似亦  
有繁詞又非補  
大之筆音者所  
記李王自有當  
時舊文而補之  
也耶

為梁懷王傳王墮若無激誼不食毒恨而少此殺無絕者也隱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

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

性奸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

賢者避世有居止無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

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

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卜大夫賢人之談言稱弘古明

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

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賢次之既賢各各學一技能立其身黃

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廢

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

以相牛立名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

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

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定

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上待詔

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其日可取婦乎

五行家曰所堪與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吉

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卜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

聞制曰避諸外忌以五行為主入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黑字齊楚

異法書亡案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不

張之象曰此段  
祖哲遺傳未段  
總敘之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敘事煩無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二王世家崩成疾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三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上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纘夷氏美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上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飛則不靈著龜則不靈至周

備補曰惟日者時為主故有龜策傳不然日者即龜策也何又重書哉然事之至微而為之傳者太史公論六家之要道德備墨名法列傳所紀倫矣而陰陽未有傳此日者龜策一傳所以作也董仲舒曰龜策傳閉情積雅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劉知幾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與與無首同科俱謂之龜策所記全為志休則若與

書並列而定以  
書名庶幾乎同  
聲相應者矣

按漢書方術  
論云凡推步

卜相醫巧皆  
技也能以技

自显于一世  
亦信之天非

積習致然士  
君子能之則

不迂不泥不  
矜不神小人

能之則迂而  
入諸拘泥而

弗通大方務  
以參鬼神以

誣人故前聖  
不以爲教蓋

各之也

趙恒曰龜策  
傳亦陰陽家言

也自叙三王不  
龜五帝各異

上然皆以史古  
凶關其要作

公論正與叙命  
所謂要關其要

也又按當時止  
以之屬富益

貴先云百條蕩  
恐此武帝時政

之大謬者立子  
明屬不爲傳而

因行龜策以見  
之所謂微而顯

志而晦傳之變  
也乃直求之龜

上而補以太卜  
占龜之雜說謬

亦其矣

室之中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與

或以爲聖主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

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

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

與爭其處吉凶別然不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上官天下

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龍掌

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

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効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

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擿一南收百越作襄襄除也卜筮至預見表裏先圖

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

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立子明之屬富溢曹能傾於朝廷

至以卜筮射蠱追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眦不快因公行誅恣

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

事覺紆窮亦誅一族夫揜策定數徐廣曰揜音逢一作達索

之故云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

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卒受彤弓之命

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皆周

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

詢音火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

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大道索隱

音倍背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

其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

行事問

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蓮聲相近或假著百  
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  
毒蘇林曰傷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道引致氣有益於助衰  
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為郎幸得  
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故作龜  
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  
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七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  
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即太卜官所傳也下有  
伏靈上有鬼絲上有擣著索隱曰擣音逐雷反擣著即蓍著擣古稠字下有神龜  
所謂伏靈者在鬼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

風以夜指兔絲去之即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籊也美也然火  
涉世家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  
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  
也食之不歿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  
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  
百莖者今世取著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  
取八十莖已上著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  
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  
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土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  
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  
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其之龜  
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一寸八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天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見，亦必出

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王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者。徐廣曰：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

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缺虜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缺

缺當為蛟龍音。龍法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著

弁，得其下龜，以上者，曰言百當是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

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

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

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為神寶。

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辟用。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道，乃取

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為郎時見萬

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

林中故云。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藥，野火不及谷

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魯書文曰：

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公，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龜有

土之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村。林中者，齋

戒以待，諛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村，林龜藏其中。村音烏

謂被髮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酒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

音徒，我切。求之，二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

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

不歿，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

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

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

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空之後，身於家，不持，人民與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二十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下日按宋不稱王止優稱王而滅無元王也春秋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許殺諸公子无強盛之事得謂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

楊慎曰此篇用是皆韻語也至上文視月入言夢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不宜殺也。以在古故事言

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

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

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

人網元。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

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

問之。索隱曰宋元王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

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

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

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仰天而

視。月之光。觀乎所指。定曰。處鄉規矩。以備四維。

定。八卦相望。稱其吉凶。介鱗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昔謂昨夜為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合。鬼神相謀。漢正

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雍漢。萬物

盡留。手柄拍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

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

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

泉陽令乃使吏案。案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

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

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

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

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

風雨晦冥。雲霧其上。五米青雲。雲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

雲一作雷

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  
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  
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  
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  
縮頸而卻欲取王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  
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  
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  
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止動不用力。壽  
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  
春食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  
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  
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必我

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  
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  
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  
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  
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奴。務求報仇。自以為復。因神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  
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從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  
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  
謀。是不彊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  
者必暴。以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歿國亡。今我聽子。  
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首。山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

邵寶曰。宋元王  
不為於龜。猶齊  
宣王不為於牛  
也。此皆取謂是  
心足以王。龜者

然九江大龜固  
有納錫之典矣  
得而弗取宜與  
天古不相似然  
納錫之龜猶抱  
人之牛見聞取  
不及者也其與  
夫延頸而前縮  
頸而却者異矣  
納錫義也不殺  
仁也

其利恐離其外寡人狐疑安事也寶翹駕送龜勿令久留衛  
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壤地得  
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訑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太官  
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多夏或  
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  
物盡然不可勝治太王聽臣臣請采言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  
黑地生五穀以知金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禽居而  
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忽疾疾徐廣曰通而  
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謂諸草木之怪謂之孽也傳為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

雄布之林澤有介之其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  
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  
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耨之  
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耨耨之耨之除草也口得所嗜目  
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困倉  
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困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  
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  
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  
彊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積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  
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鑠石拌蚌徐廣曰鑠音子旋反  
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為大寶大寶所在乃為天子今庄  
自以為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蚌以為彊不過鑠石於昆山也



董林曰此段又古

取者無死。寶者無患。今龜使來北。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一月。日至為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國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為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曰左彊。誇而目巧。殺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許慎曰。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美。索隱曰。箸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脚。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紂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李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矣。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與之俱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然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且事不當。入安。亡逃。衛平對曰。

許慎曰。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王之器。象箸而美。索隱曰。箸則箸。即筋。為與羹連。或非箸。樽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筋也。脚。音衡。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紂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李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矣。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與之俱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然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為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涓湯。徐廣曰。涓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涓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且事不當。入安。亡逃。衛平對曰。

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山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  
 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為起小國見於大國危殆殺人父  
 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  
 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  
 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  
 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若  
 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為暴彊也固以為常桀為无室世本日  
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无室蓋是昆吾為桀作也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  
日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常為憂  
 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當  
 諫者輒效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  
 祥頹蟲歲生五穀不茂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風日不起

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  
 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  
 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  
 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  
 德乃得當之今主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  
 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  
 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再拜而受撰曰齋戒甲乙  
 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剋之身  
 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福  
 達於理文相錯逆使工占之所言盡得報福重寶徐廣曰福  
 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祠余廣曰牛革草木畢分化為

董份曰大補龜  
策事此後亦有  
可觀賢者

程一枝曰神龜  
能見夢於元王  
而不能自脫於  
鋒乃此太史公  
作傳本旨其微  
世立教之意微  
矣

吳械曰龜策傳  
全篇皆韻韓文  
公元和聖德詩  
此日足可惜詩  
亦止用三韻擬  
史記龜策傳則  
能讀此詩也  
則能讀張籍祭  
退之詩也

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以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  
 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  
 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遠報於江賢能於大戰勝攻取  
 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凶見而不能令衛  
 平無言言重百全至身而掌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  
 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盡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異名善射不如雄渠  
 逢謂新京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  
 有逢謂放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  
 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母稼又李  
 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  
 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吏之為月  
 為刑而相左見食於蟻蟻居於蟻郭璞曰蟻北制虎見蟻  
 蟻及腹者蟻懼其騰蛇之神而始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  
 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始於即且也脚蛇似鯉大腹  
 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竹外有節理中實空虛  
 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蛇蝸與而大黑色

松柏為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  
 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  
 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  
 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  
 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  
 為孤午未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黃金有疵白  
 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

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固有所  
 亦有所踈人有所資亦有所不如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五而陳之徐廣曰三五為屋成  
 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以應之天  
 義曰言為屋不成欠三五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  
 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自見爰宋元王元王召博

龜策列傳

王維禱日按再述此重複甚无

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卜分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乎諫王雷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右轉周

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義日此等下至首僂

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 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謂兆足首僂大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僂大義

日僂音免謂 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

徼也 索隱曰徼音呼 不可以上庚辛可以殺及以錯之常以

日日被龜 索隱曰被音廢又音拂拂 先以清水澡之以卵夜

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乃持龜而逐之若嘗以為祖 徐廣

作視○索隱曰祖 法也言以為常法 人若已卜不中皆被之以卵或向立或以

刑若剛木土 徐廣曰一作土○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

劉氏說當 卯指之者 正義曰言卜不中以注為卯也持龜

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煑黃 索隱曰梁米也

音次第之第言煑刑枝更遞而灼故有梯名一音梯言灼之

以漸如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被龜也必以黃者

中之色主上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煑音題煑焦也言以

梁米雞卵被去龜之不禱念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上

之不被去玉靈之不禱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首

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何龜

甲必尺一寸 又六寸又八寸 又十寸 又十二寸 又十四寸

卜先以造 徐廣曰灼鑽 索隱曰造謂燒刑 鑽中已又灼龜首

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 徐廣曰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 而為之作號 夫子玉靈刑

灼而心冷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一行於淵諸靈數動徐廣曰

索隱曰數音所具反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音策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也皆故此莫如汝信余曰

良日行一良日徐廣曰行其欲其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

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徇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

外不相應手足滅去上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外知

人生某身良其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

得也頭仰足脰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因外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爽

首仰足脰卜病者果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

有內外祟有外卜繫者出不不出不出橫吉女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從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得呈兆首

仰足脰

卜有賣若置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

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擊若干人在其所今其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

仰足開身止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脰首仰身首徐廣曰內下

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脰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擊不見見首仰足脰身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脰脰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脰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

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吉去足開有影下高仰上去自去即足脰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家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熟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脰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脰身節有疆外不疫身正者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疆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脰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脰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脰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脰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效不甚者。曰瘵小效擊者重罪不出  
 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父母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  
 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  
 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  
 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亦  
 行不得追凶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靈不靈  
 命曰呈兆病者不效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買得追凶人  
 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枉徹卜病不效擊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  
 者毋憂追凶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擊者解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

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灾歲稼中孰民疾疫多  
 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

凶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靈不靈故其黃字  
 皆為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為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脰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效擊者不出求財買  
 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

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  
 兵見貴人吉請謁追凶人不得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靈不靈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脰以占病不效擊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徙居官人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

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或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

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盼以占病不效擊者又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

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外擊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

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或擊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

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太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外擊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

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其不效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財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胗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出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家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出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橫吉偷仰以占病不出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瘳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瘳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出擊盜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

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行不谷聞盜不  
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  
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胗外高內下少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  
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小病不效有累而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  
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久母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擊者出行者行來  
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效擊者出有憂求財物買  
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  
谷聞盜來來徙官居家室至不吉歲中民疾疫無死歲中民

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震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效有外擊者出  
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

朕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家室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  
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震凶

命曰首仰足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效擊者久不  
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

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至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  
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菴不行來菴不來病者外擊者不出求財  
物不得見久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一柱上足足胗以占病病

甚不效擊必不抵罪求財物買官者馬牛請謁追凶人漁獵  
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匪不再震震太  
吉

命曰頭仰足陷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效居官不得居行  
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下來者來卜曰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  
日毋憂成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擊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必不效擊者必不出求財物  
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瘕擊  
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者不出不吉  
病者必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必不  
效擊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胎以下有求得病不效擊者母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下有求得病效環起繫  
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捷詐有外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效數起擊者罪聞言毋傷  
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下有求不得病不效數起留禍罪無傷擊者  
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余有上日凡言  
此者必當時有  
象而擊之以此  
詞今無象特存  
其占耳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下有求得病不死每罪行行來來田

賈市漁獵盡喜此狐貉以下有求不得病死難起

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下有求不得病者外雷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

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此首俯足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

此首俯足脗身節折以下有求不得病者外雷有罪望行

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悔病不

此挺內外自垂以下有求不悔病不難起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下有求難得病難起不出

世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此橫吉上柱載止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一日乃成此橫吉上柱載止身節折內外自舉以下病者

此橫吉上柱足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且

日乃成此橫吉上柱足脗內自舉外自垂以下病者

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

下且不成為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

首仰足脗以下有求不得以擊有罪人言語說之毋傷行不

行見人不見大論曰

大論曰索隱曰按諸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外

辭義無離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者人也

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俯者憂天者身

也小者枝也太法病者足脗者生足開者外行者足開至足

脗者不至行者足脗不行足開行有求且開得足脗者不得

歸有九日此雖  
諸先生所補存  
之可以見太卜

之舊也  
問書非三不書也

史記卷百十八

貨殖列傳

十九

數者足於不出開出其病也足開而於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王主異國五帝殊下或長或短若若玉其託已凶其錄後續江使觸網是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皆心也內音官也

六指曰 綽號無賴謂空無

谷其人不食

高其利以

下相不

入

日

日

日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慶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和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矯巢由為偽開倉賑饑者為法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本了又出議論作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在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議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

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敘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入欲富之情性末又

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汪道崑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

生其人雖貧顧個儻知夫節節優寒終世平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

正義曰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吳興凌維隆補溫陵李光縉增補

揚慎曰將信也說而先引老子

破之以爲必不  
然此律更難又  
手也  
余有下日言用  
此以觀近世之  
俗也

之極也  
來老子之言也  
必用此語務  
與之爭既破老  
子說而爲之解  
日惟當因之利  
道之整齊之教  
誨而不與之  
爭可也若欲使  
老死不相往來  
則必參其耳目  
乃所耳豈能行  
哉

董仲舒曰按教誨  
猶觀也整齊則  
強之管節是也  
商鞅則垂已數  
語有見  
增越恒日所  
錢之數以爲  
此叙節而  
提四方上產之  
宜以爲綱承以  
人事之所喜好  
奉用而庶民之  
所樂業樂事貨  
殖之所由生也  
原大則饒原小  
則難而貧富之  
所由異也貧富  
之道莫之奪乎  
或有餘或不足  
巧拙之所由致  
也太公望嘗仲  
范蠡以巧而富  
國者也陶朱公  
子貢自圭烏氏  
侯嬴頓等以  
而富家者也  
劉辰翁曰難之  
徵難易見財之  
徵實難知當下  
里无用之時  
且而急則珠爲  
不足奔穀粟尤  
是也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  
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  
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  
紵可以爲布音纊紵音音今山間野紵亦作紵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  
柎梓索隱曰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  
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棗置索隱曰言如置棗子往往有之  
上者有銀其下有銀山上有金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奢索隱曰徵者  
物賤求彼多矣夫王上多矣賈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  
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  
辟開也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  
通也 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索隱曰予音與言貧而巧者  
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音昔人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矜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綏至而

破之以爲必不  
然此律更難又  
手也  
余有下日言用  
此以觀近世之  
俗也

之極也  
來老子之言也  
必用此語務  
與之爭既破老  
子說而爲之解  
日惟當因之利  
道之整齊之教  
誨而不與之  
爭可也若欲使  
老死不相往來  
則必參其耳目  
乃所耳豈能行  
哉

董仲舒曰按教誨  
猶觀也整齊則  
強之管節是也  
商鞅則垂已數  
語有見  
增越恒日所  
錢之數以爲  
此叙節而  
提四方上產之  
宜以爲綱承以  
人事之所喜好  
奉用而庶民之  
所樂業樂事貨  
殖之所由生也  
原大則饒原小  
則難而貧富之  
所由異也貧富  
之道莫之奪乎  
或有餘或不足  
巧拙之所由致  
也太公望嘗仲  
范蠡以巧而富  
國者也陶朱公  
子貢自圭烏氏  
侯嬴頓等以  
而富家者也  
劉辰翁曰難之  
徵難易見財之  
徵實難知當下  
里无用之時  
且而急則珠爲  
不足奔穀粟尤  
是也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  
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  
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  
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  
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  
紵可以爲布音纊紵音音今山間野紵亦作紵旌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  
柎梓索隱曰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  
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棗置索隱曰言如置棗子往往有之  
上者有銀其下有銀山上有金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  
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奢索隱曰徵者  
物賤求彼多矣夫王上多矣賈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索隱曰符謂  
合於道也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  
辟開也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  
通也 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乎索隱曰予音與言貧而巧者  
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徐廣曰瀉音昔人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矜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綏至而

重份日賤之徵  
貴賤則人奔  
之故其徵必貴  
自圭之術正能  
明貴賤之徵而  
奔取之也以徵  
為求認

歸有光曰此非  
有徵安得如此  
云

按漢書通用  
鹽鉄論此語  
作糴糶

按計然即計  
倪師者

輻湊故衣冠帶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衽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  
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衽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  
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  
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  
云九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歸位在  
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  
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  
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  
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  
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及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

倪思曰借知能  
則修倫以明時  
用則知物其理  
其明未有欲聞  
而徒毛者也知  
物之為用猶  
知彼知已所以  
閉也金糴水糶  
皆大業之論非  
謂必於下大糶  
六旱十二年飢  
亦然一水一旱  
有時作無時倫  
不畏常論常早  
也

按二十九丈  
十三十首言

按完者老不  
有也息歸即  
無藏

羅洪先曰予讀

研成諺曰研桑心筭淵子曰計然者齊人樓上人也姓辛氏  
曰常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  
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  
是二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歸則修術索隱曰言知  
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糴水毀木饑火旱索  
日五行不說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物  
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  
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  
宋九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未病則財  
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下不減三下則農未俱利  
平糶齊物閉市不之治國之道也積者之理索隱曰著  
無息幣索隱曰又停息以物相貿易盛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  
居賢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賢賤索隱曰夫物極賤必貴  
賢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賤必貴

貨殖傳見所謂

人我取人取

我與語遂悟焉

學法蓋學能知

人所不能知為

文能用人所不

能用則此意也

何良俊曰范蠡

列在貨殖傳本

傳只載貨殖事

若相越諸謀登

與越事相連者

則附見越世家

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財幣欲其行如

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剋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

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曰計然

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

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變名易姓適齊為

鴟夷子皮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惟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

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

燕于皮乃從之蓋范蠡也○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

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

東南三里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兩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

曰服虔云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也而不責於人



好行其德下句  
非為下句  
也  
弟寶曰稱下句  
子長有下句  
謂其羞下句  
何耶  
柯維賦曰子貢  
多學而識之故  
孔子曰賜亦受  
命而貨殖焉不  
史公立貨殖傳  
使首下句  
此則子貢一荷  
頗耳  
俛思曰此傳特  
于叙事下句  
語

俛思曰樂觀  
變與今地方相  
遠雖以此治天  
下可也人奔走  
取人取我與亦  
老子之所未言  
何孟春曰白圭  
治生樂觀特

至西樓明歲衰惠至乎大旱明歲美有水音上積著率正義曰  
歲倍欲長錢取下句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  
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  
猶伊尹呂尚之謀後吳用兵商執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  
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于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高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  
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餓則常寒  
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子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  
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荷氏故曰倚頓○索  
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  
謂出鹽音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  
鹽也○正義曰按荷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哇哇作哇苦種  
哇一哇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則映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  
哇日曬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樊石大小如雙陸又其則呼為  
哇

取下句  
致富下句  
學不應命命奔  
眾人之所取取  
眾人之所奔而  
卒以成德  
程一校曰白圭  
傳中爾字屬上  
句讀也子本作  
向蓋以字形相  
近而訛也爾字  
別為句與賦孰  
相應正實上文  
人取我子意

按今西北近  
關亦時有之  
關王世貞曰夫  
秦何以密巴婦  
為也婦行堅至  
稱丈夫任難矣  
容之志風也此  
其意獨為在賈  
殖手哉  
茅坤曰太史公  
只因无錢贖罪

色也蓋有井也哇哇花池也音上中其色或白或青異名曰井哇哇  
取若全下句文則著平石無哇矣其色或白或青異名曰井哇哇  
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  
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若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  
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  
入百姓也池中又擊得鹽坑闊一丈餘高一丈白色光明洞徹  
之也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焉氏僕音昭曰烏  
安定僕名也○索隱曰漢書作高烏氏姓氏音支僕音象  
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僕名也畜牧  
及至眾多之時形而賣之以復數○索隱曰謂畜牧  
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  
牛羊計畜至用各量馬牛常昭曰漢谷則具不秦始皇帝令僕  
倍也  
比封者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  
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  
名其先得丹穴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采安縣東北七十里  
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可嘗量云清多以財鉤遺四方  
用備其業故財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德不見侵犯秦皇  
亦不多積聚

遂下蚕室故此  
多感德之言  
閔如森曰舉秦  
皇帝子長蓋以  
凱時事也豈曰  
崇辨利哉  
董仲舒曰海內  
士俗風錯絲橫  
伏包括宇宙指  
數歷歷其文尤  
妙  
茅坤曰太史公  
為貨殖其不足  
觀賢特又有可  
采處而其紀五  
方別郡物產及  
其言此類也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五

帝以為自婦而客之為繁矣懷清臺夫俱鄙人牧長清窮鄉寡  
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  
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  
沃野千里自盧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  
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  
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及重者難也畏言  
言關中地重厚民及秦又孝繆君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  
亦重難不為邪惠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獻孝公徙櫟邑  
縣岐州雍縣也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秦亦多大賈武昭治  
日在馮翊○索隱日櫟音樂即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秦亦多大賈武昭治  
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  
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竹木之饌南御滇越僊傳

色也管子地員篇葛丹沙石銅鐵管子地員篇竹木之饌南御滇越僊傳

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管子地員篇

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管子地員篇以所多易所鮮管子地員篇

日易音亦鮮音勤言管子地員篇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

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

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要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

不過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

都河內正義曰殷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夫二河

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

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

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北賈種代正義曰

及種在涇州石邑縣北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索隱曰楊平陽一古邑名

按揚漢如羊  
狼即也

劉辰翁曰索隱  
注陳椽猶經營  
與當是楊姓陳  
姓因緣其間得  
所欲耳椽緣通  
余有丁曰按如  
劉說則楊字當  
後在平陽之下  
而又改椽為緣  
乃當

在趙之西

蓋行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十地邊

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

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音灼曰慎音慨伎音堅伎音贊曰慎音慨

音與伎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

音貴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其民精捷不均徐廣

音兒一音囚九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已統自全晉之時

反羗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固已患其僿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諛俗猶有趙之風也故相少

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温軹西賈上黨

日澤潞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十縣各屬河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音灼日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

日沙丘在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緝仰機利而食丈夫

邢州也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推休則拊案

作巧姦治徐廣曰多美徐廣曰美音徐廣曰美音徐廣曰美音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一都會也北通燕

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訥徐廣曰

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衛君用徙野王○正義曰野王好

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一都會也南

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厲索隱曰言如

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東

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

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膏壤千里宜粟麻

人民多文絲布帛魚鹽鹽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

按舉河南因  
及齊魯楚越

揚慎曰按多劫入者大國之風此語若無者而有餘味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截斷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揚慎曰趨利其于周人亦如談從說種之氣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首分其山其水為其州者由其中包括輿地已置如行旅逐勝可益為圖故其言樓樓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閻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鬪勇於持刺故多劫

入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土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于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民

之而鄒魯滯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

索隱曰齷音則角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

反又音側斷反長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其於周人夫自鴻清以東徐廣曰在荊陽也

礪以北徐廣曰今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

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

日澤在雷澤縣西北也徐廣曰今宋州宋地也亦

里南臺州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

之餅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二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

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荆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在江陵之西

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

則夏故云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曾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

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則清刻矜也正義曰取音秋

取慮一縣並在下邳今泗州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縣也東海郡今

徐州彭城歷揚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

縣言一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三

邊之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

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

百二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江南徐廣曰高商所

也秦置為鄆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鄆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鄆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足開談揚慎曰其心曾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并蜀之意故隨意所及幾不絕於口

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乎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正義曰今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一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朝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故南楚好辭以談少信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徐廣曰鄱陽有之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物之所有取之不足徐廣曰九疑倉梧以南以更費應劭曰草少也更償也言金少九疑倉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楊州之南越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日番禺番禺珠璣車毒日番禺之奏常昭曰果謂龍眼

按節閱是古節國今節陽也徐廣作節字綴

劉辰翁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不同四方四民語俗之同舉食益一事以例之而其大體皆如此也

地地廣人希云而事盡正可以見天下物與語俗不同之大體如此也而承以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夏人政

尚忠林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節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節字索隱曰節宛西通武關而無節關蓋節當為狗狗水上有閔在

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狗亦作節與節相似也東南受漢

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

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謹俗山東食海鹽山

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嶺南沙北正義曰謂池固

往出鹽天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

耕而水耨徐廣曰乃溝反縣宜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

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云作瓜索隱曰正音同上古少字也

贏力利反果搖猶搖疊包裏也今楚越之俗尚有裏搖之語楚

水御足螺魚蟹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裏煮而食之班固不

云果隋贏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故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

由此觀之句先  
舉美人隱上廉  
吏廉賈以例下  
文意以為誠為  
得為優者食使  
術之人皆在貧  
殖之中賦諸至  
此令人絕倒諺  
曰百里不取雞  
豕引諺之言以  
見治世之不可  
廢也不在之人  
自有田園牧養  
之給陸地云此  
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所謂不廢  
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者也  
要其所以為之  
者亦只是無財  
作力少有聞智  
既饒爭時而已  
不待危身取給  
而可勉也所謂  
本富之比於素  
封者也

謂情狀如見  
董份曰文辭故  
為無涯決以指  
斥諷諭使當世  
不能辭免切中  
情事效不可言  
余有丁曰馬遷  
極知鄙猥不吝  
情實故屢起屢  
嘆猶以為未足  
也直歷舉世間  
或生利害喋喋  
不厭而其中各  
有指意諷語  
贈李廷机曰廉  
吏久入更富謂  
廉能自保則歷  
頭任是更富也  
歸富者速得為  
實切之利賢者貪  
賈其歸亦不可  
算

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  
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  
以故此處廣  
曰音紫此皆蘇荀且墮頰之謂也駟案應劭曰此皆弱也晉灼曰蘇  
病也○索隱曰蘇音使○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饒弱而  
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  
偷生無精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  
夕取給以偷生而已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  
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  
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二河宛陳亦然加以  
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  
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必節隱居嚴入之士設為名高者安  
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又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力人作姦極惡家儲財大俠兵兼借文報

仇莫逐幽隱不避法禁亦灰地如鷲徐廣曰鷲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  
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吐協及履音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躡音吐協及履音 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  
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  
獵犯晨夜冒霜雪馳沈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  
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  
焦神極能為重糶也更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  
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畏耗也此有知盡  
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取雞千里不取羅居之一  
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伏後案素封無  
邑之人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封者食  
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

見高才迂崇崇  
入讀之不覺乃  
所叙却似謾罵  
體穆又熙曰詳

勢利者哉

按索謂家財

也

○索隱曰戶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索隱曰率一

租稅歲率戶二百

正義曰

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一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一二十故百而更從租賦出其中衣食

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

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牛蹄角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

千足羊澤中千足蔬常昭曰一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

○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義山居千章之材徐廣

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索隱曰漢書作千章

作楸駟案常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

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子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木材

也樂彥云萩梓木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

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

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徐廣曰六

若千畝危焉徐廣曰危音支鮮支也西音危

十五畝駟案常昭曰畦猶種此其人以與千口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

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王家貧

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

有鬪智則鬪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此其

太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味

富次之姦富取下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

毒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

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酒

醯醬千城徐廣曰長頸罍○索醬千釀徐廣曰太顯生○索隱

隱曰城音開江反

更言者百

貨列反傳

孟康曰修石鬻石鬻受又下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

斤故云權石一音都濫反索隱曰總積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

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

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木千枝其輜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

輜音遲說文云輜小車也木器聚者千枚徐廣曰髮音木

謂之稍漆物謂之髮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

謂之稍漆物謂之髮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

器千鈞徐廣曰素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厄

素器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若弗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

也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土又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

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二而成

一馬所謂生之牛千足羊豕千隻儻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儻奴

徒十有二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

游日皆有作務儻手指故采千匹榻布皮韋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榻案漢書音義曰

日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漆千斗漢書音義曰

之布也其價賤故也千谷徐廣曰或作合器名有碩孫叔敖

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魚鱗千斤漢書音義曰

千谷日碩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碩音貽魚鱗千斤音如楚人言

鱗鱗魚與鱸魚也○正義曰鮪音齊禮反刀魚也鮪千石鮑千鈞徐廣

貽說文云鮪海魚也鮪音齊禮反刀魚也鮪千石鮑千鈞徐廣

音鮪鮪魚也○正義曰鮪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鮪

鯿以斤論鮑鮪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鮪是太奸者鮪鮑

是雜者也徐云鮪鮪魚也鮪並各反謂破開中頭棗栗千石者

尾不相離焉鮑謂之鮪關者也此亦太魚為之也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儻也駟案漢書音義曰

余有下日貪賈  
貴不肯賣反致  
失時故云之廉  
賈貴出如葉土  
故五之  
羅大經曰廉賈  
知取與貪賈知  
取而不知其夫  
以予為取則其  
為利也大富商  
豪賈若惡販夫  
販婦之分其利  
而斯也自守則  
亦無大利之獲  
矣且不韋奇貨



可居其事固不  
良道而其以  
為取則亦知商  
賈之權者漢高  
帝捐四萬斤金  
與陳平幾數千  
里地分韓彭是  
皆得廉賈之術  
者也  
楊慎曰卓卓卓  
海自海一氏不  
相混也  
唐順之曰卓程  
而下較之計然  
白圭術益下矣  
是郭瓶之智哉  
楊慎曰躡躡同  
莊子紀他踐于  
窾水許醇也  
余有下曰按此  
下叙富遂良按  
文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趙人也用鐵冶富秦被趙遷卓氏

見虞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處少有餘財爭與吏求

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古瞻字作跋駟案漢書音義曰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

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瞻字作跋駟案漢書音義曰野有大羊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郡安縣有太羊

至外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名江在益州南入導

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貴椎髻之民富垺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

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

常昭曰優然其富得過管夷然於織造正義曰音色當各也言孔

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蓋而曹

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

俛有矜仰有取賈發行曹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

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養之正義曰刀丁築點奴人之所患

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命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漢書音義曰刀奴

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為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

既繼漢書音義曰儉音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轉穀以百數曹郡國無

所不至洛陽街居在秦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

家相矜以大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貧人學事富家相矜

如辰翁曰邵曾  
以曹邴故去文  
李而趨利此則  
前其于周人之  
語足使大慚  
楊慎曰刀間傳  
而詳如此又傳  
之變

余有下曰織非  
織者之織况下  
轉數百數可見  
正是織巧修廢  
耳

給之兼通商賈之利得游閑公子之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邊之當繼有文游公子雍容而勝九性悖也家

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數過者不入師設此

等故師史能致七十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

日上海賦云西馳宣曲為晉道倉史漢書音義曰若公史鵲租

當在京輔今關北地也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寒

邊縣名楚漢相攻榮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全

以藏也音枝穿地王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

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賈

善而善者不爭賤賈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

弗衣食公事不卑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

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王斥候卒也唯此火

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王斥候卒也唯此火能致富若此

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足

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足故云正或說馬夜行日照前

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應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

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練前有監視之果馬光景一疋長也

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資子錢索隱曰

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入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

成敗未定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索隱曰貸其息什之

索隱曰謂出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

富珍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畜田蘭常家穿

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各名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

者也徐廣曰異一皆非有爵邑奉祿非法犯姦而富盡權埋去

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

之變化有概故是術也若主力農畜土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

倪思曰督道者倉庫在地各厚猶後傳註漢官關疏形細柳倉也

按此取以證人安我取之必然

按賤賈即田畜價之賤者晉說不知取謂

更令竟廣故橋姚得志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百頭羊萬頭

又及其楚

疑有誤

按推埋二字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疑有誤

唐順之曰寒素碎碎不拾一物

增屠隆曰太史公藉此傳以玩

侮一世加以趙女鄭姬奔富厚

與吐土為重賞使等並列及驚

醫方張重擊鍾等語皆是滑

秘之談到宋摠必之曰豈所謂

素非也耶非也

滑稽但讀者不

有大謬

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番筋力治

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

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掘家姦事也而曲對以起

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

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辱處此言

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朔案漢書音義曰治乃劍各○索

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

之削音肖亦依字讀日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滷湯羊胃以未并薑搗之說

使燥則謂之脯故易豐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

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宣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

經業則化負無常王能者輻湊不肖者丸解千金之豕比一都之

君曰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化負殖之利工商是皆發居在是皆積儲富計然曰富者保參朝誦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化負殖則崇利過勤遷之曰千

乘之王萬家之侯百空之君尚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

民此其說殆有為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保

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

者以寫斯民未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

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宜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

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權筭之餘陶朱荷頓之

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誇書其得固以自誇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會中所謂如市中

兒賈販豈敢論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

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開

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當讀其千乘之

王萬家之疾尚猶患貧予以為漢武方征伐四夷與士

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餒酌金而以

失矣者亦稍稱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富言滑稽之類

人自愛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  
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  
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議  
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  
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徒資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  
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  
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  
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宜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  
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百姓  
意尤著矣蓋見始皇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  
後奢春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  
在其詳即書中置六農諸官貴賤賈所以天子無算  
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而  
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嚴定軍士任俠  
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謂當世奸  
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好事  
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  
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  
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親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  
封禪書中所謂究規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  
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階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擯作貨  
殖傳豈不謬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地北正黎以司地

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

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

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熙四海又幽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使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

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

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後

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慮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

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

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十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

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

樓船曰世家源  
流論著本未備  
見于此篇終自  
叙處文字反覆  
委折有開闔變  
化之妙尤宜玩  
味  
董份曰太史公  
傳如自序及游  
俠貨殖伯夷孟  
子等傳皆自撰  
故皆妙絕如諸  
世家皆多錄左  
氏戰國策等文  
不過載禮語而  
略增損

氏世與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為惠襄

吳興凌莊隆輯校  
沈文李光縉增補

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

張吳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

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

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

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

或在趙

索隱曰何法成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名凱

在趙者

正義曰何法成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名凱

以傳劔論顯服虔曰

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劔解

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

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

而少梁更

楚中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

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高門

里

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吏公

馬談以太史公文書而巴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

別有著撰則冷州縣所上國書自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

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竟志林云古者王天官者皆上公自

其地不欲遺也

晉灼以儀註言為非是故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公手遷尊之為公子調迂與在安書自言儀之先人

鄭縣。索隱曰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十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

四里靳孫昌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荆贛立孫中為武信

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

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

楚中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

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

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

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

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吏公。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巴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馬談以太史公文書而巴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

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

別有著撰則冷州縣所上國書自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

太史星曆近  
平十祀之開  
固至上所戲  
毛但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  
也若其位在  
丞相上安得  
此言耶百官  
表不著其官  
信其非矣

何良俊曰史記  
原六家要指進  
有如班固所  
有如其述六  
家之事指陳得  
失有若案斷歷  
百世而不能易  
又其文字貫串  
累累如貫珠  
然奪其文章之  
奇偉孰有能過  
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

班固九流  
雖不盡合于道  
然所刺諸家  
得失雖百世其  
可得乎  
董份曰墨者儉  
是矣若名家言  
儉似不可備益  
此乃檢字因上  
有檢字獨者逐  
誤耳解曰檢者  
法也又曰檢者  
也又曰文苛察  
繚繞即檢束之  
意也  
茅坤曰太史公  
分言六家指而  
獨歸重于道家  
矣  
按太史公於  
道家独有褒  
無刺詆處  
劉子翬曰太史  
公以儒墨陰陽  
名法道德為六  
家較其短長而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太史公傳

周至漢其職輟甲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  
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  
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  
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真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  
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  
百石然瓚及韋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在武本紀  
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受易於楊何徐廣曰  
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  
敗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李正義曰布內反類云悖惑乃論六  
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十句是繫辭文天下一次而自慮  
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當  
竊觀陰陽之術太祥徐廣曰一作詳駟案李奇曰日月令星官是  
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為踈正而審謹使人拘而  
義曰顧野王云詳言也吉凶之先見也  
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心少功是以其事難盡然其在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墨云墨  
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編循索隱曰編音通徧然其疆本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  
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然其止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止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索隱曰瞻市豔反漢  
為術也因陰陽之太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時遷  
物變化之裕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  
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王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  
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  
亂是去細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羨也

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  
亂是去細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羨也

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墨家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推于日行夏之時則用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命也曰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久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

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昌則人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太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太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經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世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自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屋大

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 士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屈蓋曰采椽

不刮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案

此啜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瓿曰五斗粟

曰服虔云糲籩米也三倉云梁好粟也○正義曰糲也○索隱曰服虔也刑所以謂糲也土謂糲也○正義曰服虔也○索隱曰服虔也

粟也梁粟也謂也 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 脫粟之麤飯也表赤藿且粟也 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 舉音不妻其哀教喪禮

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自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別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 可以

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王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自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 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直若失控多責實參伍不失音灼曰引多責實 此不可不示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

萬物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 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 其術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擾自後儒者變  
更紛擾而卒無  
補以故也  
論詩書禮樂春  
秋以為學者至  
今宗之豈後儒  
者哉  
茅坤曰太史公  
敘贊道家然寧  
未詳其說

董仲舒曰神大用  
二句重出恐是  
不及要處

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

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

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

言聖人教述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

教唯執其綱而巳羣臣立至使各自明也其會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

中其聲者謂之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

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

神者之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

復反故聖人重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身之具也

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

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河州韓城縣北五十里

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

人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也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年十歲則

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一十河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

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勳吳錄云本名由山

山一名上翁山又名死委山即會稽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石菁

亦入里吳越春秋云禹乘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

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金

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若岩之下

三月季東登山發在禹及登死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

探禹穴即闕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

蘇轍曰太史公  
行天下周覽名  
山大川通燕趙  
又疎宥自有奇  
氣  
楊慎曰子長自  
叙云上會稽探  
禹穴此子長自  
言偏遊禹里之  
身大會稽總具  
越也探禹穴言  
巴蜀也後人不  
知其解是以為  
禹穴在會稽而  
作地志者以禹  
廟易水坎如春  
日若雷之意是



有奇而居子  
長之筆耶按蜀  
之石泉禹生之  
地謂之禹穴其  
石有深人迹不  
到蜀志有禹  
穴二字乃李白  
所書然其地  
禹穴之謂大底  
古人作文言簡  
而格如禹貢曰  
雲土夢作人雲  
在江南夢在江  
南

黃震曰按談生  
可謂善繼人之  
志者矣然談生  
亦不得從封泰  
山為後而遷迹  
之豈遷亦不知  
封禪之為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  
而下云宜周郊  
之風何字恐誤  
此必周南召南

董份曰細即細  
也謂發日記而  
釋其地  
邵寶曰有天歷  
有人歷天歷始

九疑舜葬故窺之或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

朋友故探窺之亦德探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

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正義曰兩水出沅講業齊

魯之都觀孔子之遷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各嶧山名鄉山

皇於此行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

鄉射之禮音翻鄒音翻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和

音皮鄒鄒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鄒本音蕃案田菴曾記云

商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大尉陳蕃子也國以

馬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聲相近後漸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蜀以南南夏昂笮昆明還報徐廣曰

年平西南夷以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

滯周南徐廣曰華虞曰古少之周南今之洛陽索不得與從事

正義曰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與音預故發積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於河洛之間太史公

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大史也自前世嘗歸功名於履復

與天官事後世長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公學高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然

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如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

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大王王季之

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夫天則之自獲麟以死今漢

五

今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

八二十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

音細索隱曰如淳云細微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

顏云細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比自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五年而當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久空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巳故曰夏時得天不得人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致歷

太初元年季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十一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

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

萬靈罔不禋祀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若紀於是

○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

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

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至

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

也以此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日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聖相

次或以萬歲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而列降及周室聖賢易世朝

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有能紹明世正易

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索隱曰案遂以詹事秩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大夫壺遂

曰索隱曰案遂以詹事秩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大夫壺遂

余聞董生曰服虔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也魯之大夫

獲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也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

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明也

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孔子曰

也夫春秋上明二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循

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八羊傳曰善善及千條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人國

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

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禮之區為祭者雅知則下文遂之區言上無明

之取未有也始  
 初者難為力後  
 之人咸取則焉  
 文直事核不虛  
 美不隱惡班揚  
 諸人稱為良史  
 則雖謂之作亦  
 可也  
 利維祺曰司馬  
 迂述其先人太  
 史談推會道義  
 之旨中前採莊  
 周所論六經之  
 于後然前後  
 之曰本不相蒙  
 班固其先戴  
 老而後六經通  
 矣  
 按書學記言  
 云孔子曰未  
 可與權可與  
 權矣則不論  
 經事變遷惟  
 其是而已故  
 孔子自謂無  
 可無不可也

分雖春秋亦  
 莫之分也春  
 秋之時事之  
 變固不可勝  
 道若以權合  
 亦則將愈散  
 何以反本若  
 居末世不能  
 反本而徒變  
 之合則奚取  
 于聖人春秋  
 之義蓋不然  
 也  
 按書學記言  
 云法之所用  
 者易見而禮  
 之所為難者  
 難知此亦此  
 春秋本義以  
 法對禮乃漢  
 儒語也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年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成  
 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  
 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  
 也小顏云史迂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  
 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宗祀  
 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由皆失其本也索隱曰案弑君以國及  
 道本取已者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云差以毫  
 語終之辭也案今易無此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日一夕之故也其漸久  
 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為人君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  
 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名其實皆

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外不之空至而  
 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其義夫不通禮義之君至於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下所臣不  
 臣則誅又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本宗  
 也夫禮樂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身見而禮  
 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一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官且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春秋采善賈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

清和之氣○正我曰於音鳥顏云於歡辭澤流曾極海外殊俗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重譯款塞請除守塞者

重譯款塞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夜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

也請來獻見者今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言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取王上明聖而德不布聞可

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成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

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謗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

漢二十二年○正義曰案從太初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

陵李陵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

得而詳類班固載其與在安書其事始明矣正義曰案謂其義

董份曰呂氏春秋益不常當國時作也而云遷正義曰案謂其義

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正義曰案謂其義

不沉其詞往往正義曰案謂其義

於此若宋元間正義曰案謂其義

痴人說夢矣正義曰案謂其義

柯維騷曰隱約正義曰案謂其義

之志意有所弗正義曰案謂其義

遂故或詠之為正義曰案謂其義

詩或考之為書正義曰案謂其義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

清和之氣○正我曰於音鳥顏云於歡辭澤流曾極海外殊俗

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重譯款塞請除守塞者

重譯款塞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夜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

也請來獻見者今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言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取王上明聖而德不布聞可

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成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

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

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謗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

漢二十二年○正義曰案從太初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

陵李陵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

得而詳類班固載其與在安書其事始明矣正義曰案謂其義

董份曰呂氏春秋益不常當國時作也而云遷正義曰案謂其義

也而云囚秦古之文人取其意正義曰案謂其義

不沉其詞往往正義曰案謂其義

於此若宋元間正義曰案謂其義

痴人說夢矣正義曰案謂其義

柯維騷曰隱約正義曰案謂其義

之志意有所弗正義曰案謂其義

遂故或詠之為正義曰案謂其義

詩或考之為書正義曰案謂其義

故述唐唐以來  
至下麟正遷之  
自任亦重矣

董仲舒曰自此下  
雜用韻語最高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作夏本紀第一

維契作商正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

稱高宗帝辛湛淵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葉作穆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鄂錫

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岐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

日穆公封嶺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拜兼六國銷鋒鑿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鑿以鍾錄也索隱曰錄音巨鍾

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

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於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

董仲舒曰數語斷  
瑕瑜不相掩

子羽暴虐漢行以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天寶初秦帝天下惟寧

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賓正義曰諸呂不公也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日怡憚

贊本韻則怡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

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閉邊關

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冥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臣富

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二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

紀蓋舊於組延  
以秦者起於  
陳涉項羽次之

董仲舒曰數語斷  
瑕瑜不相掩

董仲舒曰自此下  
雜用韻語最高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董仲舒曰自此下  
雜用韻語最高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董仲舒曰班固嘗  
語多用此体乃  
知班不能出範  
圍也

高祖又次之  
董份曰大臣洞  
疑洞字恐是桐  
字蓋傳寫之誤  
取今索隱釋疑  
洞達既洞達矣  
又何疑乎

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謀經夏五  
霸更盛衰欲賭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一。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於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  
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二。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

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重

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敞義依霍庶

也並誤之單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

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垂繼其後及云疆

相不能有所錄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其伯德或受身

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

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聲

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

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

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

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

維高祖此即主  
父傳之計

殊俗莫不懷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作柔向化也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

樂書第一

非兵不彊

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

律效勝負望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與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敵知吉凶也

戰而克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

正義曰

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樂概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

平 太公孫吳王子

徐廣曰王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二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翹忽索隱曰案忽者物之徵也翹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翹恐衍字耳○正義曰翹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微細之物也五家之文索隱曰拂

扶物反拂亦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之文相悖異不同

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元見維太初之元徐廣曰論

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等書第四徐廣曰論

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

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用則萬靈因不禮祀追本

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

苦孝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主跡闔廬紂徐賓服制楚

夫差克齊子存鳩夷信託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

董仲舒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史史公好奇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瘠瘠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眇而肖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瘠肖肖之祖封於申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

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索隱曰繆謂網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網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處反言口尚網繆於幽權之策謂大韜三畚陰符七術之屬

番番黃髮番音婆婆毛長云番番威勇武貌也愛饗營丘不背柯盟相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

二云監解嘉人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一作遷

依之違之周公紂之憤發又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國隱相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疆魯乃不昌晉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泄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堂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索隱曰謂

相子之後嘉甘之詩作燕世家第四。卒危亂也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乃自攝政一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

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子周以宗疆索隱曰太任伯邑考武王管蔡霍嘉禘過正義曰蔡叔度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侯不寧索隱曰衛南子燕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疆衛以小

弱角獨後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子平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楊慎曰別字從  
異音蓋與別字  
不同別字從發

余有丁曰據楚  
克陳以申叔  
之功而後之故  
曰復國陳

忘禮雖文王之君子孰稱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京公謙德徐廣炎惑退徐廣行別成徐廣暴徐廣作日徐廣

武王既崩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叔虞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卒滅武

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不鄉專權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曰智

伯范中行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晉國以耗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嘉文公錫珪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粥子牒之周用能繹能渠是續

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既救鄭伯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班師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垂元懷王客夕

闕谷屈原好諛信謠楚并於秦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南山之上封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少康庶子無餘於越

使祠禹至勾踐遷都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山陰立禹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為始祖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文身斷髮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龜鱉與處

索隱曰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龜音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既守封禺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山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奉禹之祀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勾踐困彼乃

用種蠶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嘉勾踐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不繘能修其德滅彊吳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以道周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主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被歲時祭禹於越作越王勾踐

世家第十一

相公之東太史是庸及復周禾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主人是議祭仲也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盟鄭久不昌

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齊侵伐鄭納於韓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嘉厲公納惠王作鄭

世家第十二

維驢駮耳乃章造父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稍夙事獻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衰續厥諸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佐文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尊王

卒為晉輔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襄子困辱乃禽智伯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王父生縛餓外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探爵王遷居注

良將是斥嘉鞅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討周亂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十人知之及絳戮干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戎翟和之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文侯慕義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子夏師之

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既疑信陵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諸侯懼之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卒以大梁王假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斯之

嘉武佐晉文申霸道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作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公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攸興紹絕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立廢晉人宗之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昭侯顯列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申子庸之

疑非不信秦人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襲之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嘉厥輔晉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匡周太子之賦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作韓世家第十

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接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次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王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爭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乘卒以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治其紕意適代厥崇諸賈栗姬魯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魯王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楊慎曰以成皐臺題豈不奇絕

漢既諳謀禽信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交都彭城以疆淮泗為漢宗藩戊湯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其荆吳營陵激呂王王琅邪休午信齊正義曰謂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璣

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王交真龍服朕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

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二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

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居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

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友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

邑以充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番屏京師唯梁為扞伯愛矜功幾獲干禍嘉其能

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且權擬之事稍衰

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字之王文辭小觀作二十三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大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也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魯相以霸景公以治作管子列傳第二。

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

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

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丁奢尚既臣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滅為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西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

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徐廣曰雄諸侯樛里甘茂之策作樛里甘茂列傳  
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  
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討  
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遷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  
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并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及大史公譏平原如楚以救邯鄲

之圍使其君復冉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言貴下者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

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殉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秦楚者黃歇之義作春

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迨。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

位李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

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  
潛王既失臨淄而奔魯唯田單用即墨被走騎劫遂存齊社稷

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曾仲連鄒陽列傳第

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九四

結于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九五

曹子也首魯獲兵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一心作刺客列傳

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

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

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

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上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深地以苦其羽作魏豹

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于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

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公不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魏齊使漢天下有其以

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賴川盧縮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

縮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儵列

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

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王計整齊度重序律歷作張公相列傳第三十六。徐廣曰吳王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索隱曰蒯音裴其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緜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斬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字從崩邑文音浮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外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守賢人增王之明作旅釋之馮吉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徐廣曰吳王之之玉由父省庶渾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渾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

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

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首。吏先作平津侯列

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任南藩。納噴職。作南越列傳第

五十三。

吳之叛逆。既人斬。鼻。徐廣曰。今之永。葆守封。馬為。音。係。係。東。

甌。被。越。攻。破。之後。係。封。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馬之山。今在武康縣也。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養。音。普。寒。

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

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太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

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

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君。臣。莫。敢。言。長。孺。矜。焉。好。薦。人。再。長。

按以上文長。此字疑當作。

此鄭名也  
惟字下又疑  
有闕文

者壯有漸徐廣曰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岸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作儒

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

第六十三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不倍言義者

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玉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室以道之用作滑

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二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王之專也

所用欲循徐廣曰觀其太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主不同龜四夷各異索隱曰其書既公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論其煩

燕不能裁前安加穿然各以決吉凶索隱曰其書既公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論其煩龜策列傳第

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室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知者

有米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

何次律令韓信申渾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

法也瓚曰茂陵書不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叔孫通完禮儀則

王整曰以仁義  
許游俠過刺



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晏薦蓋公蓋公蓋

姓也音蓋而賈生是鏘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邊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初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

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

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家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

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麻氏之職

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

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因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成觀衰論考之

行事更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者十一本紀既科

條之矣立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立時則年曆差

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

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天人之際承啟通

變作八書十八宿環北辰二十輻共一轂駟案漢書音目義曰

世家老子言車二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

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統北辰諸輻咸歸車君臣尊輔天子

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二十

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立月紀言

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

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相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

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者述稱之曰公公累以拾遺補執六藝也

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索隱曰漢書左補闕此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

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

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

董份曰序畧句

贈王世貞曰余

讀太史公自叙

欲藏其書於名

山大川夫名山

大川即不朽何

至漢闢而長闕

之使等於土石

然彼其窺於世

之作者挾遺傳

顯於順風加聲

之地黃金貴而

白璧酌二尺赫

竟如石也

所常言也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所不肖者世  
而亦卒無以  
我思通於鬼  
雜而俗不曉聲  
策於金石而價  
莫售吾不能及  
吾自以自致其  
知於世而欲涼  
涼焉求千百歲  
已藏之此而發  
之希觀於必不  
可測之人而使  
之知此其事極  
迂而其致極備  
激可念也  
董份曰前已詐  
著作文之義此  
又下冷語結  
括之甚妙其妙

王藏策之府則此  
謂藏之名山是也  
俟後世聖人君子  
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  
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  
世君子以君子之  
第七十 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  
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降匈奴  
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駟案漢書

篇錄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  
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削列  
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世家龜策日者列傳  
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  
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不補畧述  
律而言其逐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  
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  
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篤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  
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建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